



初級中學

# 北新文選

第二冊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MG  
G634.34

5

中初  
學級  
**北  
新  
文  
選**  
第二册

趙姜  
景亮  
深夫  
選註

北新書局印行



3 1774 4706 1

# 初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二冊目次

篇次	篇名	作者	頁數	出處
一四四	義俠的行爲 <small>(補白) 易水行</small>	亞米契斯 夏丕尊	二	愛的教育
一四五	弟弟的女先生 <small>(補白) 歲暮別諸生</small>	何景明 亞米契斯 夏丕尊	二	大復集 愛的教育
一四六	別 <small>(補白) 送韋司馬別</small>	歸子慕	二	陶庵集
一四七	貓捕雀	冰心	二	寄小讀者
一四八	小豪傑放洋記	何遜	一	何詒室集
一四九	三弦	薛福成	一	庸盦全集
		梁啓超	四	十五小豪傑
		沈尹默	一	

初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二冊 目次



一五〇 賣火柴的女兒

安徒生  
周作人 二

空大鼓

一五一 送東陽馬生序

(補白) 務學

宋濂 二  
万孝儒

宋學士集  
遜志齋集

一五二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補白) 絕句二首

朱自清 三

背影

一五三 區寄

王昌齡  
花蕊夫人  
柳宗元 一

柳先生集

一五四 匆匆

朱自清 一

踪跡

一五五 阿留傳

(補白) 責子

陸容 二

式齋集

一五六 烏篷船

陶潛 二  
周作人

陶淵明集  
澤瀉集

一五七 李憇雪夜入蔡州

司馬光 一

資治通鑑

一五八 越巫

方孝儒 一

遜志齋集

一五九 鏡花緣

周作人 三

澤瀉集

一六〇 斐律賓百震亨瀑布遊記

蔣維喬

一六一 雙礎課誦圖序

王 拯

一

龍壁山房文集

一六二 爲什麼讀書

胡 適

五

現代學生

一六三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二

篁墩集

一六四 遊小盤谷記

梅曾亮

一

柏規山房文集

一六五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三

山中雜記

(補白) 在獄詠蟬

駱賓王

全唐詩

一六六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二

儒林外史

(補白) 王冕傳

宋 濂

宋學士集

採蓮曲

王昌齡

全唐詩

一六七 秦淮健兒傳

白居易

白香山詩集

一六八 燈下

李 漁

三

一家言

一六九 武風子傳

羅黑芷

一

牽牛花

一七〇

雪濤

鈕琇

三

觚賸

(補白)吳順恪六奇別傳

王士禛

帶經堂集

一七一

項脊軒志

歸有光

二

震川集

(補白)寒花蔞志

歸有光

震川集

一七二

藤野先生

魯迅

五

朝華夕拾

一七三

促織

蒲松齡

四

聊齋志異

(補白)齊天樂

姜夔

白石道人歌曲

一七四

芋老人傳

周容

二

春酒堂詩文集

(補白)後園居詩

趙翼

趙甌北全集

一七五

市聲說

沙張白

二

定峯文選

一七六

地動

葉紹鈞

四

火災

一七七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三

忠雅堂詩文集

一七八

先驅

周作人

三

城外小說集

一七九	喫茶	周作人	三	澤瀉集
	(補白)西山有虎行	沈周		
一八〇	唁辭	周作人	三	澤瀉集
	(補白)小詩	周作人		澤瀉集
一八一	醉書齋記	鄭日奎	二	靜庵文集
	(補白)山齋	徐陵		徐僕射集
一八二	遊釣臺記	鄭日奎	二	靜庵文集
一八三	與鄧衛玉書	鄭日奎	二	靜庵文集
一八四	荒島遊歷記	威奴 梁啓超	五	十五小豪傑
一八五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二	澤瀉集
一八六	鳴的喜劇	魯迅	三	吶喊
一八七	無題	徐志摩	二	志摩的詩
一八八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	二	歸航

初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二冊 目次

(補白)海

一八九

文明與奢侈

(補白)泊秦淮

冰 心

蔡元培

杜 敬

二

春水

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杜樊川集

六



## 義俠的行爲

(意大利亞米契斯著)

夏丕尊

卡隆的爲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今日我因爲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來問我何時在家，到校雖遲，入了教室，先生還未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聚在一處正在調排着那赤髮的一手有殘疾的賣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 (Crossi)。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殼向他的頭上投擲。說他是『殘廢者』，是『鬼怪』，還將手掛在項頸上來裝他的樣子給他。看克洛西一個人坐在位子裏蒼白了臉，用了好像要說『饒了我罷』似的眼光，看着他們。他們見克洛西如此，越加戲弄他，克洛西終於怒了，紅了臉把身子震着。這時那個臉孔很討厭的勿蘭諦，忽然跳上椅子，裝出克洛西母親挑菜擔的樣子來了。克洛西的母親，因爲接克洛西回去，平日時常到學校裏來的，現在聽說正病在牀上。許多學生都會知道克洛西的母親的，看了勿蘭諦所裝的樣子，大家笑了起來。克洛西大怒，突然將擺在

那裏的墨水瓶對準了勿蘭諦，勿蘭諦很敏捷地避過，墨水瓶恰巧打着了從門外進來的先生的胸部上。

大家都逃到座位裏，怕得不作一聲，先生變了臉色，走到教桌旁邊，用了嚴厲的聲音問：「誰？」一個人都沒有回答。先生更高了聲說：「誰？」

這時，卡隆好像可憐了克洛西，忽然起立，用了很決心的態度說：「是我！」先生眼釘着卡隆，又轉看正呆着的學生們，靜靜地說：「不是你。」

過了一會，又說：「決不加罰，投擲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說：「他們打我，調排我，我氣昏了，不知不覺就把墨水瓶投去了的。」

「好的，那末，調排他的人起立！」先生說了，四個學生起立了把頭俯着。  
「你們欺負了無罪的人了！你們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們做了最無謂、最可恥的事了！卑怯的東西！」

先生說着，走到卡隆的旁邊，將手擺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着的頭來，注

視了他的眼說：「你的精神是高尙的！」

卡隆附攏了先生的耳，不知說些甚麼，先生突然向着四個犯罪者說：「我饒恕你們。」

(選自愛的教育)

## 易水行

何景明

寒風夕吹易水渡，漸離擊筑荆卿歌。

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

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

手持匕首撞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

吁嗟乎！燕丹寡謀當滅身，惜哉枉殺樊將軍！

（選自《大復集》）

## 弟弟的女先生

(意大利亞米契斯著)

夏丕尊

我的弟弟病了，那個女教師代爾卡諦先生來探望。原來，賣炭者的兒子，從前也是由這先生教過的，先生講出可笑的故事來，引得我們都笑。兩年前，那賣炭家小孩的母親，因為她兒子得了賞牌，用很大的圍身裙滿包了炭，拿到先生那裏，當作謝禮，先生無論怎樣推謝，她終不答應，等了回家去的時候，居然哭了。先生又說，還有一個女人，曾把金錢裝入花束中送去過。先生的話，使我們聽了有趣發笑，弟弟在平日無論怎樣不肯吃的藥，這時也好好地吃了。

教導一年級的小孩，多少費力啊！有的牙齒未全，像個老人，發音發不好；有的要咳嗽；有的淌鼻血；有的因為靴子在椅子下面，說「沒有了」，哭着；有的因鋼筆尖觸痛了手叫着；有的把習字帖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掉錯了，吵不靈清。要教會五十個有着軟軟的手的小孩寫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們的袋裏藏着

甚麼甘草、鈕扣、瓶塞、碎瓦片等等的東西，先生要去搜他們的時候，他們連鞋子裏也會去藏。先生的話，在他們是毫不聽的，有時窗口裏飛進一個蒼蠅來，他們就大吵。夏天呢，把草拿進來，有的捉了甲蟲有裏面放；甲蟲在室中東西飛旋，有時落入墨水瓶中，弄得習字帖裏都濺污了墨水。先生代了小孩們的母親，替他們整頓衣裝；他們手指受了傷，替他們裹紮帶；帽子落了，替他們拾起；替他們留心拿錯外套；用盡了心叫他們不要吵鬧。女先生真辛苦啊！可是，學生的母親們還要來說不平：甚麼「先生，我兒子的鋼筆爲甚麼不見了的？」甚麼「我的兒子一些都不進步，究竟爲甚麼？」甚麼「我的兒子成績那樣好，爲甚麼得不到賞牌？」甚麼「我們配羅（Piero）的褲子，被釘穿破了，你爲甚麼不把那釘去了的？」

據說：這先生有時對於小孩，受不住氣鬧，不覺舉起手來，終於用手咬住了自己的指，把氣忍住了。她發了怒以後，非常後悔，就去抱慰方才罵過的小孩的。也曾把頑皮的小孩趕出教室過，趕出以後，自己却噙着淚。有時，生徒的

父母要責罰他們自己的小孩，不給食物，先生聽見了，總很不高興，要去阻止的。

先生年紀正青，身材高長，衣裝整飭，很是活潑，無論做甚麼事，都像彈簧樣地敏捷，是個多感而慈柔易出眼淚的人。

「孩子們都非常和你親熱呢。」母親說。

「這原是有有的。可是一到學年完結，就大抵不顧着我了。他們到受男先生教的時候，就以受教於女先生的爲恥哩。二年間，那樣地愛護了他們，一旦離開，真有點難過。那個孩子是一向親熱我的，大概不會忘記我罷。心裏雖這樣自忖，可是一到放了假以後，你看！他回到學校裏來的時候，我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地叫着走近他去，他却把頭向着別處，睬也不睬你了哩！」

先生這樣說了，暫時閉了口。又舉起她的濕潤的眼，吻着弟弟說：

「但是，你不是這樣的罷？你是不會把頭向着別處的罷？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

### 歲暮別諸生

歸子慕

惻惻不可道，臨歧但依依。常恐語言多，貌勝中情微。  
感茲寒色厲，北風吹爾衣。歲暮家室情，各各念爾歸。  
羣居雖云樂，人情諒難違。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見稀。  
尼父重久要，如醴久已非。勗哉儀先民，雅道庶可幾！

(選自陶庵集)



# 別

冰心

小朋友：

離青山已經十日了，過了這些天湖海的生涯，但與青山別離之情，不容不告訴你。

美國的佳節，被我在病院中過盡了！七月四號的國慶日，我還想在山中來過，山中自然沒有什麼，只見童院中的小朋友，於黃昏時節，曾插着紅藍白三色的花，戴着彩色的紙帽子，舉着國旗，整隊出到山上遊行，口裏唱着國歌。從我們樓前走過的時候，我們會鼓掌歡迎他們。

那夜大家都在我樓上話別，只是黯然中的歡笑。……睡下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上下的衾單上，滿了石子似的多刺的東西，拿出一看，却是無數新生的松子，幸而針刺還軟，未曾傷我，我不覺失笑。我們平時，戲弄慣了，在我行前之末一

別

（第一四六號）

一

夜，她們自然要儘量的使一下促狹。

大家笑着都奔散了，我已覺倦，也不追逐她們，只笑着將松子紛紛的都掠在地下，衾枕上有了松枝的香氣！怪不得她們促我早歇，原來還有這一齣喜劇！我臥下，只不會睡，看着沙穰村中噴起一叢一叢的煙火，紅光燭天。今天可聽見鞭砲了，我爲之怡然。

第二天早起，天氣微陰，我絕早起來，悄然的在山中周行，每一顆樹，每一叢花，每一個地方，有我埋存手澤之處，都予以極誠懇愛憐之一瞥。山亭及小橋流水之側，和萬松參天的林中，我曾在此流過鄉愁之淚，曾在此有清晨之默坐與誦讀，有夫人履 (Lady Slipper) 露之採擷，曾在此寫過文字與書函。沙穰在我，只覺得瀾漫了閒散天真之空氣。

黃昏時之一走，又賺得許多眼淚，我自己雖然未曾十分悲慘，也不免黯然。女伴們雁行站在門邊，一一握手，紛紛飛揚的白巾之中，聽得她們搖鈴送我，我看得見她們依稀的淚眼。人生奈何到處是離別！

車走到山頂，我攀牕回望，綠叢中白色的樓屋，我的雪宮，漸從斜陽中隱過。病因緣從今斬斷，我倏忽的生了感謝與些些「來日大難」的悲哀！

我曾對朋友說，沙穰如有一片水，我對她的留戀，必不止此。而她是單純真樸，她又結的是護持調理的因緣，彷彿說來，如同我的乳母。我對她之情，深不及母親，柔不及朋友，但也有另一種自然的感念。……

(選自寄小讀者)

(一) 夫人履 其形如履之花卉，中文名鬼督郵。

(二) 來日大難 來日謂將來之日。王融詩：『來日大難，口燥唇乾。』

送韋司馬別

何遜

送別臨曲渚，征人暮前侶。離言雖欲繁，離思終無緒。  
憫憫分手畢，蕭蕭行帆舉。舉帆越中流，望別上高樓。  
子起南枝怨，予結北風愁。邈邈山蔽日，淘淘浪隱舟。  
隱舟邈已遠，徘徊落日晚。歸衢並駕奔，別館空筵卷。  
想子斂眉去，知予銜淚返。銜淚心依依，薄暮行人稀。  
曖曖入塘港，蓬門已掩扉。簾中看月影，竹裏見螢飛。  
螢飛飛不息，獨愁空轉側。北窗倒長簾，南鄰夜聞織。  
棄置勿復陳，重陳長嘆息。

（選自何記室集）

# 貓捕雀

薛福成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哀哉！

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母，人雖不及救，未有不惻然於心中者，而貓且耽耽然，惟恐不盡其類焉。烏虐！何其性之獨忍於人哉！

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選自庸齋全集）

（註）（一）攫 以足取之曰攫。

（二）啁啾 悲鳴聲。

貓 捕 雀

（第一四七號）

北新活葉本文選

(三) 惻 痛也。

(四) 耽耽 垂目下視貌，言視近而志遠也。

(五) 烏摩 與嗚呼同。

# 小豪傑放洋記

(法國焦爾思威叔作)

梁啓超



(南)

……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闇闇，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影兒。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胥羅，曾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着的；但現在已經剝落了。

……那船面上就只有四個小孩子：一個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個黑種的小孩子，十三歲。這幾個人正在拚命似的把着那舵輪。忽然碎旬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一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個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內中一個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又向那一個說道：「杜番！我們不要灰心！我們須知道，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

大的呢。『隨又看那黑孩子一眼，問道：『莫科！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

這四個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個孩子探頭出來，又有一隻狗跟著，蹲出了半截身子。那狗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個孩子裏頭有一個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忙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孫，快回去罷！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害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着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個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然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個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來，險些都從窗口灌入船艙裏。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個孩子方纔沒趣的下去了。却又有一個探頭出來，叫道：『武安！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不，巴士他，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著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個人足够了。』……



……日過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個大颶風。胥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檣既於兩日以前被風吹折，僅賸四尺多長一根木桿；幸虧前檣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擔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檣夾不停的搖動。若使前檣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個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着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卻總是濛濛闇闇的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看不見。

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著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檣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卻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著，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著艀輪。莫科，來這裏幫我。」……他們來到前檣底下，細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兩面角扳了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

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裹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艙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溼透了。正當略歇一息，蓦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幹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個掛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還有那些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僂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害怕！我們就快到岸了。」一面點起蠟燭，周圍張看，艙內卻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遍找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裏來的呢？隨後看出，卻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流進來的。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安慰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有時聽見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過去，卻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大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

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礮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檣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過來；但浪太緊了，我們要將身子用繩細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裹去。』說時遲，那時快，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狂奔來，鎗鎗爆炸，聲音亂響，崩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舢板，一個羅盤箱臺，都掉了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邊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碎了欄板，這水能够流出來；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定要沉沒了。武安杜番俄敦三個，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纔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武安嘆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隨即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卻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泡，投下繩索罷！』隨即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

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  
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纔走到；便又高聲喊道：「Boy！莫科！莫科！My boy！」卻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暗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軸艙中間有一個孩子橫倒在那裏，卻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裏？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着那風篷的繩索，將喉頸勒住，越發掙扎，越發勒緊，如今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子裏掏出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纔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攜着手，回到舵輪之下。

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力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卻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着風篷，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着「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我們，望着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够有一，這便九死中還有一生之望。

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只是烟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是有增無減。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着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

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烟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烟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邁遠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線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羅船的速力，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裏了。風越發大，船驀地向着一直綫走將前去。……

（選自十五小豪傑）

(註) (一) 噸 音頓，英噸合一七〇二斤，美噸合一五二〇斤。

(二) 訶 音轟，大聲也。

(三) 別 卽不要，北平語。

(四) 檣 桅竿也。

# 三 弦

沈尹默

中午時候，  
火一樣的太陽，  
沒法去遮攔，  
讓他直曬着長街上。  
靜悄悄少人行路，  
祇有悠悠風來，  
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  
半院子綠茸茸細草，  
都浮着閃閃的金光。

三

弦

(第一四九號)

旁邊有一段低低的土牆，

擋住了個彈三弦的人，

卻不能隔斷那三弦鼓盪的聲浪。

門外坐着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

雙手抱着頭，

他不聲不響。

、作者小傳

洗尹默，現代詩人，原名君默，浙江吳興人。著有秋明集：係自費刊行。



## 賣火柴的女兒

（丹麥安徒生著）

周作人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晚上。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着頭，赤着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着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兒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着；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拏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着腳走；那腳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着許多火柴，手裏也拏着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的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伊並不想到他。街上窗櫺裏

都明晃晃的點着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爲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噢！伊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着，其間有一個拐角，伊便在那裏屈身坐下。伊將腳縮緊，但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爲伊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掙回家去，伊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爲他們家裏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卻仍然呼呼的吹進來。

伊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偷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着，溫溫手，該有好處。伊便抽出一支。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燒着了。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伊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支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彷彿坐在一個大火爐的面前，帶着明亮的銅爐腳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賸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三支又在牆上擦着。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彷彿變了透明，同薄幕一樣，伊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着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着光亮的晚飯器具，

燒鵝肚裏滿裝着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着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伊的面前。

伊又燒起一支火柴。這回伊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樹比去年伊在那富商家隔着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株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二千多支的蠟燭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所有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伊現在再看，卻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一個人將死了。」因為伊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伊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伊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伊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着伊的祖母，——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同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也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伊忙

將整把的火柴擦着，想留住伊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伊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上，靠着牆，兩頰緋紅，口邊帶着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擎着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旁人說：「伊想自己取暖。」但沒有人知道伊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伊的祖母去享新年的歡樂去了。

(選自空大鼓)

(註) (一) 樞音靈。闌楯爲方格，又於其橫直交處爲圓子，如綺文玲瓏，謂之曰樞。

#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借余；余因得遍觀羣書。

既加冠<sup>①</sup>，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致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寒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不能動。媵人<sup>②</sup>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

萬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



白玉之環，……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

蓋余之勤且艱若此……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讓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曩。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

(選自宋學士集)

(註)

(一) 東陽 縣名，今屬浙江金華道。

(二) 冠 古人年二十而冠，始稱成人。

(三) 駮 音君，手足凍裂也。

(四) 賸人 送往之人也。

(五) 燦然 燦音葉，光盛貌。

(六) 廩稍 卽飯米錢，猶今言薪水。其時在太學讀書者亦有薪水。

(七) 司業博士 均國子監(大學)中之教官。國子監中最尊者爲祭酒，猶今之大學校長；司業爲祭酒之副，猶今教務長；博士係管學生課業者，猶今教授。

## 務學

方孝孺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朱自清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並地坐着。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種的孩子，不過十二三歲光景，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他戴着平頂硬草帽，帽簷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顯出和平與秀美。我向來有種癡氣：見了有趣的小孩，總想和他親熱，做好同伴；若不能親熱，便隨時親近親近也好。在高等小學時，附設的初等裏，有一個養着烏黑的西髮的劉君，真是依人的小鳥一般；牽着他的手問他的話時，他只靜靜地微仰着頭，小聲兒回答——我不常看見他的笑容，他的臉老是那麼幽靜和真誠，皮下却燒着親熱的火把。我屢次讓他到我家來，他總不肯；後來兩年不見，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記他！我牽過他的小手，又

摸過他的圓下巴。但若遇着驀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這麼做，那可有些窘了；不過也不要緊，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兩回，十回，幾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儘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視過許多初會面的孩子，他們都不曾向我抗議；至多拉着同在的母親的手，或倚着她的膝頭，將眼看她兩看罷了。所以我膽子很大。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癖氣，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讓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幾回，那父親站起來了，兒子也站起來了，他們將到站了。這時意外的事來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走近我時，突然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爲粗俗、凶惡的臉了！他的眼睛裏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我已失了天真的稚氣，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了！我因此寧願稱他爲「小西洋人」。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才勝利地掉過

頭，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要高出一半；這時正注目窗外，不會看見下面的事。兒子也不去告訴他，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伸了臉之後，便又若無其事的，始終不發一言——在沈默中得着勝利，凱旋而去。不用說，這在我自然是一種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

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我的心空虛了，四面的壓迫很嚴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鎗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我木木然目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我做着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因為那驕傲我的，踐踏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爲「洋鬼子」。但這個十來

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被欺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着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決非偶然而已。

這是襲擊，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虛，一面却又感着憤怒；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咀咒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却已被傳統所埋葬；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種人的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還是毫無信息的！這是你的損失，我的損失，他的損失，世界的損失；雖然是怎樣渺小的一個孩子！但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從容，他的沈默，他的獨斷獨行，他的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

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黏黏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正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

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誰也是上帝之驕子；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是沒有種的！

(選自背影)

(註) (一) 驕子 漢書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二) 慕 音陌，義同。

(三) 橫秋的老氣 謂老練之氣。杜甫詩：『老氣橫九州。』今俗有『老氣橫秋』語，蓋以杜詩及北山移文『霜氣橫秋』語相合而成，言人之氣概不凡也。

(四) 奇境中的阿麗思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 乃英國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所著，筆名 Lewis Carroll 開端阿麗思夢見己身縮小。有趙元任譯本，商務版。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第一五二號)

絕句二首

關山月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述國亡詩

花蕊夫人

看王城上豎降旗，我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 區寄

柳宗元

區寄者，郴州<sup>○</sup>蕘牧<sup>○</sup>兒也。年十一，行牧且蕘；爲二豪賊所劫持，反接其手，布囊其口；逾四十里之虛<sup>○</sup>所，將賣以爲僮。

寄僞兒啼，恐慄，賊易之，對飲酒。一人去適市。一人醉臥，植刃道上。寄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上下之，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遇寄，大駭，將殺之。寄遽曰：「爲兩人僮，孰若爲一人僮耶？彼不我恩也。君誠恩我，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寄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刀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寄曰：「我，區氏子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

區

寄

（第一五三號）

一

官。『虛吏<sup>④</sup>白諸州，州白諸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sup>⑤</sup>耳；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以衣裳，使吏護之以還鄉。

鄉之行却縛者，側目<sup>⑥</sup>。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年十一，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選自柳先生集）

（註）（一）鄆州 今湖南鄆縣。

（二）蕘牧 采薪曰蕘，司畜曰牧。

（三）虛 與墟通。商賈貨物輻輳之處也。

（四）虛吏 司市之小官。

（五）幼愿 謂年幼而謹善也。

（六）側目 謂畏之而不敢正視。



# 匆 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

匆

匆

（第一五四號）

一

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sup>①</sup>周元素家僮也。性癡默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洒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則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姿容者，龍鍾<sup>②</sup>而曳杖者。」後度悉不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sup>③</sup>、彝<sup>④</sup>、鼎<sup>⑤</sup>、敦<sup>⑥</sup>、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滌磨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闕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

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龍是乎？」曰：「何

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sup>①</sup>，一若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

傳者曰：樗<sup>②</sup>櫟不材，薪者弗棄；沙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默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sup>③</sup>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選自式齋集）

（註）（一）太倉 今江蘇太倉縣。

（二）龍鍾 竹名，言老人如竹搖曳，而不能自持也。

（三）尊 注酒器。

（四）彝 酒器，似尊而小。

(五) 鼎 古器，三足兩耳，以金類爲之，大小不同。

(六) 敦 音對，盛黍稷器。

(七) 參 音亭 參，參互也；亭，平勻也。

(八) 樗 音據。樗櫟，不材之木也。

(九) 造命者 謂君相也。禍福皆歸本於命，君相能禍福人，故云。

## 責子

陶潛

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命苟如此，且飲杯中物！

（選自陶淵明集）

#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一「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sup>●</sup>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小的爲腳

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着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



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鳥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掣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sup>①</sup>一帶，賀家池<sup>②</sup>、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sup>③</sup>騎驢去游蘭亭<sup>④</sup>，（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薛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

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爲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甬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選自澤瀉集)

(註)

(一) 西陵 波名，在蕭山縣西。

(二) 鑑湖 亦稱鏡湖，在紹興縣城南。

(三) 賀家池 唐玄宗嘗賜祕書監賀知章鏡湖一曲，故其地有賀家池。

(四) 婁公埠 在水偏門外西南三十里。

(五) 蘭亭 在紹興縣西南。西晉時王羲之於三月三日在此修禊，作蘭亭序（三五三），蘭亭

卽因此著名。

(六) 川島 現代作家。浙江紹興人，著有月夜。

# 李愬雪夜入蔡州

通鑑

李愬○隨裴度○征蔡州○。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又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

時大風雪，旌旗盡裂，人馬凍死相望。天陰黑，張柴村以東之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皆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旁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

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掘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

號令，應者近萬人，始懼。帥左右拒戰，力不敵，請降。愬乃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選自資治通鑑)

(註) (一) 資治通鑑 書名，宋司馬光撰，上起戰國，下終五代。

(二) 李愬 唐人，元和中爲唐鄧節度使。

(三) 裴度 字中立，唐聞喜人；憲宗時，以中書侍郎討平淮蔡。

(四) 蔡州 卽今河南汝南道汝南縣。

(五) 張柴村 在今河南汝南縣之西。

(六) 洄曲 一名時曲，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南。澠水於此回曲，故名。

(七) 吳元濟 爲吳少誠養弟少陽子。少陽死，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請元濟主兵。

(八) 吳少誠 潯人，申蔡光等州節度使。

(九) 李祐 李忠義 李祐初事吳元濟，後降唐；李忠義，李愬之裨將也。

(一〇) 檻車 於車上施闌檻以格猛獸之車也，亦以困禁罪人。

# 越 巫

方孝孺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贖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

惡少年慍其誕；矚。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沙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卽鳴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沙亂下如初。又鳴其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牀曰：「巫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牀，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越

巫

（第一五八號）

(註)

(一)越 今浙江。

(二)胡旋舞 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球，即所謂踏球戲也。

(三)夸 苦瓦切，自大也。

(四)矚 視也。

(五)藍 草名，其葉可製染料，即靛青也。

# 鏡花緣

周作人

我的祖父是光緒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經故去了，他不曾聽到國語文學這些名稱，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別。他當然仍教子弟做詩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讀書，尤其是獎勵讀小說，以爲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後，再弄別的東西便無所不可了。他所保舉的小說，是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這幾種，這也就是我最初所讀的書。（以前也曾念過「四子全書」，不過那只是「念」罷了。）

我幼年時候所最喜歡的是鏡花緣。林之洋的冒險，大家都是賞識的，但是我所愛的是多九公，因爲他能識得一切的奇事和異物。對於神異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長在我們的血脈裏，所以山海經、十洲記、博物志之類千餘年前的著作，在現代人的心裏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九頭的鳥，一足的牛，實在是荒唐無稽的

話，但又是怎樣的愉快呵。鏡花緣中飄海的一部分，就是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够理解希臘史詩阿迭綏亞的趣味的，當能賞識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說，這些荒唐的話即是誑話。我當然承認。但我要說明，以欺詐的目的而爲不實之陳述者才算是可責，單純的——爲說誑而說的誑話，至少在藝術上面，沒有是非之可言。向來大家都說小孩喜說誑話是作賊的始基，現代的研究才知道並不如此。小孩的誑話大都是空想的表現，可以說是藝術的創造；他說我今天看見一條有角的紅蛇，決不是想因此行詐得到什麼利益，實在只是創作力的活動，用了平常的材料，組成特異的事物，以自娛樂。敘述自己想象的產物，與敘述現世的實生活是同一的真實，因爲經驗並不限於官能的一方面。我們要小孩誠實，但這當推廣到他並誠實於自己的空想。誑話的壞處在於欺蒙他人；單純的誑話則只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過被欺蒙到夢幻的美裏去，這當然不能算是什麼壞處了。

王爾德有一篇對話，名 *The Decay of Lying*（說誑的衰頹），很歎息於藝術



的墮落。獄中記譯者的序論裏把 Lying 譯作「架空」，彷彿是忌避說誑這一個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實有什麼要緊。王爾德那里會有忌諱呢？他說文藝上所重要者是「講美的而實際上又沒有的事」，這就是說誑。但是他雖然這樣說，實行上却還不及他的同鄉丹綏尼；「這世界在歌者看來，是爲了夢想者而造的，」正是極妙的贊語。科倫（P. Colun）在丹綏尼的夢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說：——

「他正如這樣的一個人，走到獵人的寓居裏，說道，你們看這月亮很奇怪，我將告訴你，月亮是怎樣做的，又爲什麼而做的。既然告訴他們月亮的事情之後，他又接續著講在樹林那邊的奇異的都市，和在獨角獸的角裏的珍寶。倘若別人責他專講夢想與空想給人聽，他將回答說，我是在養活他們的驚異的精神，驚異在人是神聖的。」

「我們在他的著作裏，幾乎不能發見一點社會的思想。但是，却有一個在那裏，這便是一種對於減縮人們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於凡俗的都市，對於商

業的實利，對於從物質的組織所發生的文化之嚴厲的敵視。」

夢想是永遠不死的。在戀愛中的青年與在黃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夢想，雖然她們的顏色不同。人之子有時或者要反叛她，但終究還回到她的懷中來。我們讀王爾德的童話，賞識他種種好處，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漁夫與其魂裏的敘述異景總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對於鏡花緣，因此很愛他這飄洋的記述。我也愛獸子伊凡或麥加爾的夢，然而我或者更幼穉地愛希臘神話。

記得聊齋志異卷頭有一句詩道：「姑忘言之姑聽之，」這是極妙的話。西遊記封神傳以及別的荒唐的話（無聊的模擬除外），在這一點上自有特別的趣味，不過這也是對於所謂受戒者（The Initi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說法，更非所論於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灣的人們。他們非用紀限儀顯微鏡來測看藝術，便對著畫鐘馗供香華燈燭：在他們看來，則鏡花緣若不是可惡的妄語必是一部信史了。

(一) 西遊記 明吳承恩作，凡一百回，係根據楊志和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之事實而詳細敘寫者。

(二) 鏡花緣 清李汝珍作章回小說。

(三) 儒林外史 清吳敬梓作章回小說。

(四) 山海經 今有傳本十八卷，記滿內外山川神祇異物及祭祀所宜。

(五) 十洲記 漢東方朔作。

(六) 博物志 晉張華作，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

(七) 阿迭綏亞 阿迭綏亞 (Odyssey) 相傳係荷馬所作。

(八) 獄中記譯者 指張聞天汪馥泉和沈澤民，此書漢譯本由商務出版，原名 "The Prisoners' Fundis"。

(九) 丹綏尼 一譯唐璠南 (Lord Dunsany, 1878—) 愛爾蘭文學家。

(一〇) 夢想者的故事 一九一〇年作，原名 "A Dreamer's Tale"。

(一一) 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4—1900) 愛爾蘭唯美派文學家。

北新活葉本文選

- (一二) 幸福的王子和漁夫與其魂 有穆木天王爾德童話譯文。
- (一三) 獸子伊凡 有歌濟之等託爾斯泰短篇小說集譯文。
- (一四) 麥加爾的夢 有周作人譯本，俄國珂羅連科 (Korolenko) 作。
- (一五) 聊齋志異 清蒲松齡作。
- (一六) 封神傳 不知作者名。

# 斐律賓之百震亨 (Pasuruan) 瀑布遊記

蔣維喬

斐律賓有著名之瀑布在百震亨。其地距馬尼拉九十五英里，有鐵道可通。余於民國六年二月，偕考察教育諸君赴露思班諾斯。參觀大學農林科；其地距百震亨祇十五英里，因欲往游。同人中多畏其險，不願往；獨黃君任之毅然決去。傅君煥光，林科之留學生也，亦願從；乃克成行。遂宿於露思班諾斯。明日黎明，乘汽車過行。歷二小時餘，至焉。

百震亨雖一小鎮，然街衢平坦，市肆整潔；據黃君任之言，酷似南美洲也。自車站行不半里，至河畔，雇獨木舟。舟土名「龐扛」(Banga)，剝木爲之，兩端尖；較我國南方之脚划船，尙小一倍。中置兩摺竹榻，僅可坐客一人。舟子二人，一坐船首，一坐船尾，前後划槳。余等三人各乘其一。將行時，舟子云：「必須先至客店租賃雨衣帽及鞋；否則，中途衣履必盡溼。」余等未之深信，漫

應之曰：「行矣！即溼何妨。」遂解維。

自百震亨河下游溯莫隔達比 (Moghatipio) 河東南行，少頃，即遇險灘。水湧如沸，舟人入水推輓其舟而過。浪花濺入，衣爲之溼，始信舟子之言非虛也。一灘甫過，而第二灘復至。水益沸，浪益湧；於是乃解去外衣褲，摺置提包中，祇餘裏衣褲與波浪肉薄。然一路兩峽壁立，愈轉愈深。樹木倒懸其間，作濃綠色。鳴鳥上下，如迎異客。河水紆迴，皆碧色。險灘則礁石矗立，小者如拳、如斧，大者如牛、如象；水激其間，悉化泡沫，作白色。令人優美之情、壯美之情一時交迸，至足樂也！所過險灘凡七。愈上，愈險，而景亦益奇。最險之灘，礁石益多而巨，水皆作旋渦。余等則登岸履亂石間，蒼苔極滑，幾不能舉步。迨舟人放空舟渡灘，則悉棄衣履於石畔，再登舟。如此渡七灘後，而第一瀑布突現眼前矣。瀑勢自峭壁懸空而下，砰轟之聲可聞數里；頗似雁蕩之大龍湫，而奇險則過之。

觀玩既久，並以手鏡攝影；乃促舟子前進，欲窮第二瀑之勝。舟子不許，謂

第二瀑非至三月水淺時不能上。余等再三強之，則云：「昔有美國人亦因不諳地勢，頑強自恃，必欲觀第二瀑，逆流而上，人與舟俱碎於旋渦中。」意其以危詞恐駭也，則告之曰：「余等好奇，非畏死者。」舟子皆曰：「君等不畏死，吾儕不能不愛其生命，焉能從？」卒無如何，乃返。

返時，順流而下，行駛絕迅。過灘不必推挽，趁水勢渡亂礁間，若行所無事；而舟之兩舷，駭浪拍入，則較來時益甚；周身如沐，可謂淋漓盡致。至來時解衣處，取衣而不能著也。險灘既過，放棹中流。一路爲炎日所逼，濕衣亦乾。十二時半，抵岸。……

(註) (一) 斐律賓 斐律賓 (Philippine Islands) 在太平洋，舊屬西班牙，今屬美國。

(二) 馬尼拉 馬尼拉 (Manila) 乃斐律賓羣島中呂宋 (Luzon) 島之都會。

(三) 露思班諾斯 露思班諾斯 (Los Baños) 乃馬尼拉之村名，斐律賓大學農林科即在此地。

(四) 過 音傳，往來頻數而急速也。

北新活葉本文選

(五) 峭 音俏，山峻拔也。

(六) 雁蕩 山名，在浙江省樂清縣東九十里，大龍湫乃此山之瀑布。



## 夔礎課誦圖序

王拯

夔礎，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沒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

念自七歲時，先妣沒，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孑孑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燈，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搗衣以爲礎，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

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即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鑠，爲余丁酉同歲生也。

(選自龍壁山房文集)

(註) (一) 嬰襪 嬰音須；楚人謂姊曰嬰。襪音姆，同砧，擣衣石也。

(二) 荒忽 卽恍惚，猶言昏迷也。

(三) 椽 音傳，以短木布列於屋之上層，兩端附於梁上，以承屋瓦者也。引伸爲開字之意。

(四) 紅 同工。

(五) 簪 音鈎，以籠蔽燈也。

(六) 劬勞瘁死 劬音嬰，劬勞，勤勞也。瘁死，憔悴而死。

## 爲什麼讀書。

胡適

青年會叫我在未離南方赴北方之前在這裏談談，我很高興，題目是爲什麼讀書。現在讀書運動大會開始，青年會揀定了三個演講題目。我看第二題目怎樣讀書很有興味，第三題目讀什麼書更有興味，第一題目無法講，爲什麼讀書，連小孩子都知道，講起來很難爲情，而且也講不好。所以我今天講這個題目，不免要侵犯其餘兩個題目的範圍，不過我仍舊要爲其餘兩位演講的人留一些餘地。現在我就把這個題目來試一下看。我從前也有過一次關於讀書的演講，後來我把那篇演講錄略事修改，編入三集文存裏面，那篇文章題目叫做讀書，其內容性質較近於第二題目，諸位可以拿來參考。今天我就來試試爲什麼讀書這個題目。

從前有一位大哲學家做了一篇讀書樂，說到讀書的好處，他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意思就是說，讀了書可以做

大官，獲厚祿，可以不至於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輕的漂亮太太（臺下哄笑）。諸位聽了笑起來，足見諸位對於這位哲學家所說的話不十分滿意，現在我就講所以要讀書的別的原因。

爲什麼要讀書？有三點可以講：第一，因爲書是過去已經知道的智識學問和經驗的一種記錄，我們讀書便是要接受這人類的遺產；第二，爲要讀書而讀書，讀了書便可以多讀書；第三，讀書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並可獲得思想材料的來源。我一踏進青年會的大門，就看見許多關於讀書的標語。爲什麼讀書？大概諸位看了這些標語就都知道了，現在我就把以上三點更詳細的說一說。

第一，因爲書是代表人類老祖宗傳給我們的智識的遺產，我們接受了這遺產，以此爲基礎，可以繼續發榮光大，更在這基礎之上，建立更高深更偉大的智識。人類之所以與別的動物不同，就是因爲人有語言文字，可以把智識傳給別人，又傳至後人，再加以印刷術的發明，許多書報便印了出來。人的腦很大，與猴不同，人能造出語言，後來更進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

貢獻就是過去的智識和經驗，使後人可以節省許多腦力。非洲野蠻人在山野中遇見鹿，他們就畫了一個人和一隻鹿以代信，給後面的人叫他們勿追。但是把智識和經驗遺給兒孫有什麼用處呢？這是有用處的，因為這是前人很好的教訓。現在學校裏各種教科，如物理，化學，歷史，等等，都是根據幾千年來進步的智識編纂成書的，一年，兩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學，中學，而至大學畢業，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們老祖宗幾千年來得來的智識學問和經驗，所謂進化，就是叫人節省勞力，蜜蜂雖能築巢，能發明，但傳下來就只有這一點智識，沒有繼續去改革改良，以應付環境，沒有做格外進一步的工作。人呢，達不到目的，就再去求進步，而以前人的智識學問和經驗作參考。如果每樣東西，要個個人從頭學起，而不去利用過去的智識，那不是太麻煩嗎？所以人有了這智識的遺產，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業，就可以縮短工作，使有餘力做別的事。

第二點稍複雜，就是為讀書而讀書。讀書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讀書不能讀書，要能讀書纔能多讀書。好比戴了眼鏡，小的可以放大，糊塗的可以看

得清楚，遠的可以變爲近。讀書也要戴眼鏡。眼鏡越好，讀書的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對曾子固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所以他對於本草，內經，小說，無所不讀，這樣對於經纔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說：「致其知而後讀。」

請你們注意，他不說讀書以致知，却說，先致知而後讀書。讀書固然可以擴充知識；但知識越擴充了，讀書的能力也越大。這便是「爲讀書而讀書」的意義。

試舉詩經作一個例子。從前的學者把詩經看作「美」「刺」的聖書，越講越不通。現在的人應該多預備幾副好眼鏡，——民俗學的眼鏡，社會學的眼鏡，人類學的眼鏡，考古學的眼鏡，文法學的眼鏡，文學的眼鏡。眼鏡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我們若知道比較民俗學，便可以知道打了野獸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說什麼文王太似，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門口或窗下奏樂唱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從文法方面來觀察，像詩經裏「之子于歸」，「黃

鳥于飛」，「鳳凰于飛」，的「于」字。此外，詩經裏又有幾百個的「維」字，還有許多「助詞」，「語詞」，這些都是有作用而無意義的虛字，但以前的人却從未注意及此。這些字若不明白，詩經便不能懂。再說在墨子一書裏，有點光學，力學；又有點邏輯，算學，幾何學；又有點經濟學。但你要懂得光學，纔能懂得墨子所說的光；你要懂得各種智識，纔能懂得墨子裏一些最難懂的文句。總之，讀書是爲了要讀書，多讀書更可以讀書。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讀書，怕讀書。越難讀的書我們越要征服牠們，把牠們作爲我們的奴隸或嚮導，我們才能够打倒難書，這纔是我們的「讀書樂」。若是我們有了某本的科學知識，那末，我們在讀書時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說一遍，讀書的目的在於讀書，要讀書越多纔可以讀書越多。

第三點，讀書可以幫助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供給思想材料。知識是思想材料的來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問。吃飯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頭那樣的環境，就發生困難了。走東或走西，這樣做或是那樣

做，有了困難，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問題弄清，究竟困難在那一點上。第三步纔想到如何解決，這一步，俗話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採用也不行，必須要挑選。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無主意，那就更沒有辦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選擇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要想到這一個方法能不能解決。若不能，那末，就換一個；若能，就行了。這好比開鎖，這一個鑰匙開不開，就換一個；假定是可以開的，那末，問題就解決了。第五步就是證實。凡是有條理的思想都要經過這五步，或是逃不了這五個階級。科學家要解決問題，偵探要偵探案件，多經過這五步。

這五步之中，第二步是最重要的關鍵。問題當前，全靠有主意 (Ideas)。主意從那兒來呢？從學問經驗中來。沒有智識的人，見了問題，兩眼白瞪瞪，抓耳撓腮，一個主意都不來。學問豐富的人，見着困難問題，東一個主意，西一個主意，擠上來，湧上來，請求你錄用。讀書是過去智識學問經驗的記錄，而智識學問經驗就是要用在這時候，所謂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否則，學問一些都沒有，



遇到困難就要糊塗起來。例如達爾文把生物變遷現象研究了幾十年，卻想不出一個原則去整統他的材料。後來無意中看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人口是按照幾何學級數一倍一倍的增加，糧食是按照數學級數增加，達爾文研究了這原則，忽然觸機，就把這原則應用到生物學上去，創了物競天擇的學說。讀了經濟學的書，可以得着一個解決生物學上的困難問題，這便是讀書的功用。古人說：「開卷有益」，正是此意。讀書不是單爲文憑功名，只因爲書中可以供給學問知識，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可以幫助我們思想。又譬如從前的人以爲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後來天文學家科白尼卻主張太陽是世界的中心，繞着地球而行。據羅素說，科白尼所以這樣的解說，是因爲希臘人已經講過這句話；假使希臘沒有這句話，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說這句話吧。這也是讀書的好處。有一家書店印了一部舊小說叫做醒世姻緣，要我作序。這部書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在我家藏了六年，我還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誰，這部小說講到婚姻問題，其內容是這樣：有個好老婆，不知何故，後來忽然變壞，作者沒有提及解決方法，也沒有想到可以離婚，只說

是前世作孽，因爲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換樣子，壓迫者變爲被壓迫者。這種前世作孽，起先相愛，後來忽變的故事，我彷彿什麼地方看見過。後來忽然想起聊齋一書中有一篇和這相類似的筆記，也是說到一個女子，起先怎樣愛着她的丈夫，後來怎樣變爲凶太太，便想到這部小說大約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雜記，也說是蒲留仙做的，不過沒有多大證據。今年我在北京，纔找到了證據。這一件事可以解釋剛纔我所說的第二點，就是讀書可以幫助讀書，同時也可以解釋第三點，就是讀書可以供給出主意的來源。當初若是沒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難時便要手足無措，所以讀書可以解決問題，就是軍事，政治，財政，思想等問題，也都可以解決，這就是讀書的用處。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燈看小說，洋燈裝有油，但是不亮，因爲燈心短了。於是他想到伊索寓言裏有一篇故事，說是一隻老鴉要喝瓶中的水，因爲瓶太小，得不到水，牠就銜石投瓶中，水乃上來，這位朋友是懂得化學的，於是加水於燈中，油乃碰到燈心。這是看伊索寓言給他看小說的幫助。讀書好像用

兵，養兵求其能用，否則即使坐擁十萬二十萬的大兵也沒有用處，難道只好等他們「兵變」嗎？

至於「讀什麼書」，下次陳鐘凡先生要講演，今天我也附帶的講一講。我從五歲起到了四十歲，讀了三十五年的書。我可以很誠懇的說，中國舊籍是經不起讀的。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書已是汗牛充棟。究竟有幾部書應該讀，我也曾經想過。其中有條理有系統的精細結構之作，二千五百年以來恐怕只有半打。「集」是雜貨店，「史」和「子」還是雜貨店。至於，「經」，也只是雜貨店，講到內容，可以說沒有一些東西可以給我們改進道德增進智識的幫助的。中國書不夠讀，我們要另開生路，開殖民地，這條生路，就是每一個少年人必須至少要精通一種外國文字。讀外國語要讀到有樂而無苦，能做到這地步，書中便無窮樂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讀書，起初的確要查閱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繼續不斷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開闢一個樂園，還只怕求知的慾望太大，來不及讀呢。我總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據我過去三十五年讀書的經驗，給你

們這一個臨別的忠告。

(選自現代學生)

(註) (一) 爲什麼讀書 本篇經胡適親自校正，作者並加有文字，故較其他筆記爲可靠。

(二) 讀書運動大會 上海青年會教育部幹事沈嗣莊發起。會務設在青年會二樓。會期自十一月六日至九日止。

(三) 讀什麼書 當時講者爲王雲五先生。

(四) 讀書 此篇已選入敵局初中活葉文選第一〇〇號。

(五) 一位大哲學家 疑爲朱柏廬。惟宋真宗勸學篇中亦有此數語。其全文云：「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可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女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六) 千字 參看青年界第四期胡適的周南新解。

(七) 有一篇故事 卽老鴉和水獺，見伊所伯的寓言（亞東版）第一九二面。

##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潞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峴崿，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滌陽。

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

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湫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湫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燦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湫。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選自篋墩集)

(註)

(一) 謁告 義爲請假。

(二) 成化 明憲宗年號。

(三) 大鎗嶺 在今滁縣西六十里。

(四) 大柳樹驛 在今滁縣西北六十里。

(五) 滁州 今名滁縣。

(六) 清流關 在今滁縣西北二十五里。

(七) 鑿 音吟，山之高險者。

(八) 煜 音育，閃爍也。

(九) 趙點檢 卽宋太祖，時爲後周臣。

(一〇) 南唐 五代時十國之一，有今江蘇安徽之淮南，福建江西及廣西北部。都南京。

(一一) 滁陽 驛名，在今縣城南門外。

(一二) 全椒 今縣名，舊屬安徽淮泗道。

(一三) 和州 今爲和縣，舊屬安徽安慶道。

(一四) 蝸 山穴也。

(一五) 武陵 在今湖南常德縣。

北新活葉本文選

四

(一六) 仇池 在今甘肅成縣西。武陵仇池皆多山。

(一七) 昭關 在今安徽含山縣北。春秋時吳楚之界，因山爲關，乃往來之衝。

(一八) 辟易 乃受驚退避之意。

(一九) 壘 坑也。

(二〇) 伍員 乃春秋時楚國人，號子胥。其父兄均爲楚平王所殺，子胥隻身逃往吳國，由昭關過，一路乞食而去。



# 遊小盤谷記

梅曾亮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隄。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響歛。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

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阮谷窪隆，若井竈齟齬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

白日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

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選自柏槐山房文集)

(註)

(一)江甯府城 卽今江甯縣，爲江蘇省治，通稱南京。

(二)隊 同墜。

(三)警欬 嗽聲也。

(四)齧齧 齒根上下肉也。

(五)團瓢 卽草舍。

(六)摩盪 動搖也。

##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二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曾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

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sup>①</sup>之歌。無論聽了那嘖……嘖……的曼長音，或嘖格……嘖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嚕，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sup>②</sup>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悽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櫈，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

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卽在山中，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籐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竿亂搖一陣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嘖……嘖……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咕嘎……咕嘎……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咕嘎咕嘎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嘖……嘖……嘖格……嘖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踪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

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選自山中雜記)

(註)

(一) 蟬與紡織娘 本篇係在莫干山所作。莫干山在浙江武康縣西北二十七里。

(二) 行吟詩人 (Troubadour) 中世紀法國東南部一州布羅溫斯 (Provence) 之宮庭文學派，

以辭句華麗韻律變化為主，既事技巧，且炫情熱。內容多頌揚為其所護之女王貴嬪，稱其淑德容色，並抒一己之敬愛，大都千篇一律，故評價甚低。

(三) 薤露 古挽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

在獄詠蟬

駱賓王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飲，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  
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家。秦老留着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一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放牛都在那裏打睡。又在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廝，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

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喫。只是凡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付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佈，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的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

杖，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王冕見天色晚了，牽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養母親……

（選自儒林外史）

（註）（一）柳，音卯，水名。

（二）鬪學堂的書客，即負書籍或筆墨赴學堂販賣之商人。

（三）黃梅時候，熟梅時候之稱。風土記：「夏至之日雨名黃梅雨。」儲光義詩：「五月黃梅時，陰氣蔽遠邇」是也。

(附)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隴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穉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先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人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孫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滌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俱俚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

里，走深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非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夜寂，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喜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我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棻，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綠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惡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採蓮曲

一

王昌齡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二

白居易

菱葉繁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  
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選自全唐詩)

# 秦淮健兒傳

季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黑。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以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慙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罔焉。

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奮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瓊瓊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則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

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

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庀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作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

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醺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於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



年間：「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千敵，遇萬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發。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驚嘖空，後生一發飲羽，驚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鈎，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其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

腰纏來獻？」健兒解輪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兄弟？」遂不歸泗，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惡惡欲死。

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囊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

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饋。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纔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隣。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選自「家言」)

(註) (一) 膂 脊骨也。體力曰膂力。

(二) 牛耳 左傳：「衛人請執牛耳。」疏：「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犇：「牛耳無竅，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爲戒。」

(三) 殼 弓滿也。

北新活葉本文選

(四) 應 音錄，漸也。

(五) 五陵 長陵、安陵、陽陵、黃陵、平陵也。

(六) 睇 音弟，目小視也。

# 燈下

羅黑芷

這是一盞燈光，從這白光球裏撒出而顫抖着延長開去的柔輦的光芒，一觸到這幾個露出半截身軀在桌邊的小孩們的臉上，便迸出喜悅來，融化到那紅色的頰肉裏去了。

在這一剎那，他們的舉動，彷彿都在靈肉內潛行着，從灼灼的眼睛裏，跑到那傾聽着什麼響聲的耳朵裏。

這燈光故意飄到這房外的一角，模糊照見那灣角裏有一床架，床下黑暗中，彷彿有很奇怪的東西伏在那兒。

小孩們都知道：那是什麼。

忽然一個小小動物初生到這世間來的鳴聲刺破了這靜寂。桌子邊這許多的小嘴唇一齊微微張開，而出人不意地先由一個最小的口中迸出禱賀的大笑來。這笑

聲立刻又被吞併在同時勃發的許多大笑聲浪裏了。

許多急忙的手扶在那些椅背上，急忙的膝頭滑下了椅子的邊，急忙的腳步響到了房門口，急忙的矮小身軀齊蹲伏到地上，急忙的眼睛齊向那床下辨視，然而只有一個悄悄的聲音說：

「看，看！兩個，三個，都是黑白花的小貓咪！」

她們站立起來，互相微笑地看着，有說不出的什麼盤據在她們底小心中了。那個梳着一尺長的髮辮的大姐姐便開始拍手歌唱，歌聲與笑聲相和而雜作。

那盞燈蓋下的白光球喜洋洋地瞧着她們。因為可愛的心正燦爛地祝賀着這生命的嚴肅的時刻。

## 武風子傳

方亨咸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篋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箬。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箬，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箬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箬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箬，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箬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箬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箬卽不光。

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懼於威，液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箐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值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箐，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

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著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蹤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著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箐可得而不可得矣！

余嘗見其箐作凌烟閣功臣圖者，箐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



畢具。至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

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伺炭末約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嚙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

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選自御村雜記)

(註)

(一) 箐 音鏘，竹名。

(二) 道子 吳姓，唐陽翟人，名道玄，善繪事。筆法超妙，稱畫聖。玄宗時召入供奉。曾於

大同殿寫嘉陵江，一日而畢。又善畫佛像。

(三) 紺 音幹，深青揚赤色，俗呼天青。

(四) 裊 音敗去聲，小也。

## 雪 遺

鈕琇

海寧查孝廉培經，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吳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覩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

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邁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羅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

舳艫相銜，旗旌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結義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撫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一如其言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著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賤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盛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驄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

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賞，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

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林荒池涸，而英石峯歸然尙存。

(註)

(一) 雪遶 清王士正吳順格六奇別傳與此篇大同小異，又蒲松齡大力將軍(聊齋志異)亦記

此事。

(二) 醕 音陪，酒未濾也。

(三) 曲逆 直隸蒲陰縣，陳平封地。

(四) 潢 積水池也。

(五) 衡門 詩經：「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橫木爲門，言其卑陋也。

(六) 騶 音鄒，前導與從騎。

(七) 茗 卽茗溪，在浙江天目山畔。

### 吳順恪六奇別傳

王士正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醕，坐而對飲。查已醺，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丐？」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與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擲筭故，遂爲窳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請見大師言畢。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釁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問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簞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次，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嘗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與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之奏辯，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至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



#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殆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

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

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吾妻死，室壞不修。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註)

- (一) 項脊軒 宋時有歸道隆者，居太倉之項脊涇，爲熙甫之遠祖，軒之取名以此。
- (二) 滲漉 音慎鹿，水由微孔下漏也。
- (三) 楯 音盾，闌也。
- (四) 斑駁 龐雜也。
- (五) 爨 音竈，以火炊物也。
- (六) 大母 祖母也，姓夏氏。
- (七) 呱 音孤，小兒啼聲。
- (八) 束髮 成童之年也。
- (九) 象笏 笏一名手版，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
- (一〇) 太常公 夏仲昭，官太常侍卿，亦崑山人。
- (一一) 宣德 明宣宗年號。
- (一二) 亭亭 聳立貌。

## 寒花葬志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葷齋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選自震川集）

##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

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合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合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去，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

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藥，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

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



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麽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想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看纔知

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

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微生物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映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

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開着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

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希是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註)

(一)朱舜水 明浙江餘姚人，名之瑜，字魯瑛，舜水其號。清兵陷南都，避地交趾，旋還舟山，往日本乞師，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賓禮之，然乞師之舉終不就。道卒於日本，年八十二。日本學者私諡文恭先生。著有舜水文集。舜水學無不通，有裨於日本學術不

少。

## 促織

蒲松齡

宣德間，宮中尙促織<sup>①</sup>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鬥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值，居爲奇貨。里胥猾黠<sup>②</sup>，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邑有成名者，操生童業，久不售。爲人迂訥<sup>③</sup>，遂爲猾吏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兩三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

促

織

(第一七三號)

一

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戚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竊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闐，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卽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戚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鍼鍼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賭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戚。戚反復自念，「得毋教我獵虫所耶？」細瞻景狀，與村中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磷磷，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鍼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蟆，猝然躍起，戚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間。躡跡披求，見有虫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愛護；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戚有子九歲，竊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墜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啼而去。未幾，而戚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惺然，喜實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戚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

東曦●● 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 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戚以其小，劣之。惟徬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 恐不當意，思試之門以觀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虫，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戚，視戚所蓄，掩口葫蘆，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戚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門盆。小虫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鬣，撩撥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虫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戚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戚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戚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叮不釋。戚益驚喜，掇置籠中。

翌日進宰。見其小，怒訶戚。戚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虫鬥，虫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戚言，乃賞戚。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匙、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

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鬥，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賚<sup>①</sup>。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躐<sup>②</sup>。各千計，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選自聊齋志異)

(註) (一) 促織 蟋蟀之別名，一作趨織。爾雅疏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

(二) 黠 音吉，慧也。

(三) 訥 言之遲鈍也。

(四) 爇 音納，燒也。

(五) 竦 音悚，懼也；又，敬也。

(六) 蘭若 僧居也。本梵語阿難若之省，其義即空淨閑靜之處。若字白樂天作惹字押。上官

促

黠

(第一七三號)

五

儀則押如灼宰。

(七) 磷磷 高峻貌。

(八) 搯 音砥，挑剔燈火之杖也，借作挑解。

(九) 連城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遣趙王書曰，「願以五十城請易璧。」」

(一〇) 甦 死而更生也。

(一一) 曦 日色也。

(一二) 覘 音沾，偷看也。

(一三) 惴 讀如醉，憂懼也。

(一四) 葫蘆 笑也。孔叢子：「韋君葫蘆大笑。」

(一五) 忤 音作，愧也。

(一六) 拚 音潘，棄也。

(一七) 鬣 音獵，長鬚也。

(一八) 齧 音紇，咬也。

(一九) 翹 音橋，高貌。

(二〇) 訶 音呵，大言而怒也。

(二一) 賚 音賴，賜予也。

(二二) 蹶 音綴，口也。

促

織

(第一七三號)

七

## 齊天樂

姜夔

庚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

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

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

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

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

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

幽詩漫興，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

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選自白石道人歌曲）

# 芋老人傳

周容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出，獨與嫗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溼袖單，影乃爲瘦。老人延入座，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命嫗煑芋以進；盡一器，再進，腹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

後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國。偶命廚者進芋；輟箸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邀見溝鈞禮，子不備矣。至京，相國慰勞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煑芋也。」已而嫗煑芋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走數十里，困於雨，不擇食矣。今者堂有鍊珍，朝分尙食，張筵列鼎，尙何芋

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於芋也。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牕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甲落魄，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污賄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鄉尹，有刺史守令，或縮黃紵紫，或攬褰裳帷，一旦事變中起，雲孽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於芋焉。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豈獨一箸間哉！」老人語未畢，相國遽謝曰：「老人知道者！」厚資而遣之，於是芋老之名大著。

（選自春酒堂詩文集）

（註）（一）慈水 卽慈谿，在今浙江慈谿縣南。



(二) 祝渡 渡名，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有祝家渡。

(三) 鈞禮 鈞同均，以平等禮相待也。

(四) 鍊珍 珍羞之精練者。清異錄：『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

(五) 朝分尙食 天子掌膳之官名尙食，此指御膳言。朝分，朝廷所分賜也。漢書惠帝紀：『宮官尙食，比郎中。』

(六) 媵 妾也。

(七) 綰黃紆紫 黃謂印，紫謂綬。綰，繫也；紆，纏也。

(八) 攬褰裳帷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至，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九) 迎款 款，附也，謂迎迓而服從之也。

後園居詩（錄一）

趙翼

公卿視寒士，卑卑不足算。豈知漏一盡，氣篋隨煙散。  
翻借寒士力，姓名見豪翰。使其早知此，敢以勢位慢！  
士也而早知，亦可自傲岸。胡爲交失之，各就目睫看！  
此則工囁嚅；彼此雄顧盼。堪笑一雲泥，誤此兩癡漢。

# 市聲說

沙張白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爲靡。雜沸騰，令聽者難爲聽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爲是天籟。適然，鳴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曉曉焉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

京師土燥水澀，其聲噲以嗟。鬻百貨於市者，類爲曼聲高呼，誇所挾以求售。肩任擔負，絡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千萬人也！祁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濟其旦夕之欲耳！

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於物而靳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

然使此千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師之大，闐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贍其生，生民之所需，疇爲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顧使其中有數人焉，恥其所爲，而從吾所好，則爲聖賢，爲仙佛，爲貴人，爲高士，何不可者。吾惜其自少至老，日夕爲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市聲之可哀也！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諂，市詐，市面首，市顰笑；無非市者。銜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其且夕之欲，雖不若市聲之嘒嘒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夜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有聲，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

嗟乎！有鳳凰焉，而後可以稱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蠶凌之患。四靈。不至，君子所爲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

求而自然之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

(選自定峯文選)

(註) (一) 龐 大也。

(二) 天籟 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三) 嘈以眩 大聲也。

(四) 祁寒 盛寒也。

(五) 恩勤 詩豳風：「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箋云：「鷓鴣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營哀閔之。」

(六) 皇皇 有求而未得之貌。

(七) 面首 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案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

市 聲 (第一七五號)

(八)中庭之相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爲墻間之乞食。其妻潤而得之，歸，與其妾訕其良也，而相泣於中庭。事見孟子，喻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者，妻妾見之，且爲羞而泣也。

(九)睢殺 言不盛大而就涸也。

(一〇)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見禮記禮運。

(一一)鳥獸同羣二句 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註：「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

# 地動

葉紹鈞

「再講一個罷，爹爹。」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卻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麼他就是中心的軸了。「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孔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涌現呢。他說，「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

地

動

(第一七六號)

一

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地動了！」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髣髴在單櫓急搖的船裏。「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呢！」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上下唇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什麼呢？」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默。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牠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為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這時候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地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盡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是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牠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她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牠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牠，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了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曬着上下唇，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問道：「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麼再換一個講罷，爹爹。」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髮髻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寶寶的皮

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又刻刻朝天。」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怎樣呢？」

「他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垛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洗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牀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在他的衣服上，他將

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喫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起了出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喊？」——我沒有喫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唇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那個人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話，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抱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孔，柔語道，

「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地安慰他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得至於嗚咽了。父親急速繼續講道，「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懷裏了。」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明兒，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她的襟上，濕了一大攤。他的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且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鑲入他的回憶裏了。

(註)

(一) 謳 音曲，高聲貌。

(二) 嘔 音札。

(三) 搐 音畜，筋動也。

#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饌間未嘗有儉色。

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

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凡所爲女紅，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

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褓狀。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釋不能答，投母懷；淚涔涔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惻然助人以哀者。記母教銓時，組紉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咿唔之聲，與軋軋相間，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瘖歸，



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閩黨嫺姬，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則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

### 十歲父歸。

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遊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督銓學甚急。稍息，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語。吾母垂涕扑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

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是以益嚴。

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紉事，一如教兒時。

銓年二十有二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子弟員。

明年丁卯，食廩餼<sup>●</sup>，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

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疏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年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匱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

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銓於是退而語畫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高梧蕭疏，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剪燭自照。憑畫欄而談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促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歡。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選自忠雅堂詩文集）

（註）（一）令嘉 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僮遊集。

（二）先府君 謂父也。士銓父名陞，字適園，有奇節。

（三）簪珥 簪，首飾，連冠於髮者；珥，以珠玉爲耳飾也。

鳴機夜課圖記

（第一七七號）

(四) 轟 音雷，酒尊也。

(五) 儉色 不足也。

(六) 四子書 大學 中庸 爲曾子 子思子 所述 孔子 之言，論語 記孔子 之言，孟子 記孟子 之言，故

曰四子。

(七) 詰屈作波磔點畫 詰屈謂作書不便貌。晉書 衛恆 傳：「字勢云，研桑不能數其詰屈。」

波磔點畫並書法也。左撇曰波，右捺曰磔。鄭元 祜詩：「北面從師學波磔，」以筆著紙

一起曰點。王羲之 文：「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橫筆謂之畫。

(八) 纂 織物。似組而赤者。

(九) 組紉 條也。薄闊者爲組，似繩者爲紉。禮 內則：「織紉組紉。」

(一〇) 夏楚 夏，覆也；楚，荆也；教者所用以撻犯禮者也。禮 學記：「夏楚二物，取其威

也。」

(一一) 媼媪 婿父曰媼，兩婿相謂曰媪。

(一二) 廩餼 餼，禾米也。科學時生員之受餼者曰廩生。所謂餼者，以銀代之。

先

驅

(芬蘭哀禾著)

周作人

二人同役牧師家，一爲童，一爲婢，男牧馬，女則供家事。臨食，共案而坐，必交相譴，顧次則循序以至鬪。主人夫婦謂小偶殊不相稱，正如人言，不啻犬之與貓也。第每值夜漁，或相將刈稻束芻，則室家之心亦與漸長。嘗遠至荒林，擇沼畔一區爲將來茅舍地。荒林固無所惜，特需闢治之耳。今日赤楊蕭瑟之處，可以轉爲田疇；而溪邊原隰，則鬱成草地，第使能築茅屋一椽斯善矣。顧二人傭值殊儉，且治地必更得一馬一牛，以是而二人婚事亦爲之遲遲未遂。惟年來情愫益密，將來希望日益光明。二人暇時恆自計其積蓄，當更歷幾時資斧始得足也。人殊不意此兒女心中乃懷大希，冀得自由，別立家室，以二人居牧師家，頗極安適，百無所慮，有食有衣。顧不知二人之心蓋向荒林久矣。

一年夏日，二人云將辭役。村人聞之，咸來勸沮。曰：「荒林之中刈寒爲

先

驅

(第一七八號)

虛。汝徒自招負債耳！不數年，女兒將繁，而村中丐者亦已足矣。」顧二人籌畫是事已垂五年，其心既決。牧師遂爲之布告婚姻。至秋，乃皆辭去。

是年冬，二人尙居旅中。微勒方在林間經營茅舍，間或作工牧師家。安尼則臂助主婦，爲之縫織。次年五月，乃舉婚禮，其資皆主人所贈。牧師則出其家之巨室爲舊僕合婚。逮二人別去，牧師立窗後望之，至不復見，搖其首曰：「且任少年試之，究何得者！且荒林爲物，非兒女資斧所能關者也。」雖然，芬蘭之林乃信以如是資斧關治。而牧師之言亦誠也。

吾儕村中少年乃送舊友寧其新居，又遍游林中消此永日。林木翳如，色作新綠。入夜，歸新舍而舞。室中地版猶未帖合，梁末參差出於屋角。田疇雖分，荒穢未去。惟坡陀之上有新麥作芽，雜木株間，其色嫩碧。而稻田一區，其上尙積枯木。安尼就地燃炬火；又初次取牛渾乳。吾與微勒共坐石上，觀新婦趨作夕照中，時尙衣盛服。微勒計將來之事，意氣甚盛，曰：「如吾儕不病，冽寒不至者，斯可矣！」已而復言，如先得吾心者，曰：「吾知此處沼澤實爲寒氣之

巢穴；然使人能奮力。吾將闢林廣之，更啓一地以納陽光。……今當薄暮，或小覺陰寒。第至明年夏日，可復來一相視也。」

次年夏，吾不之訪，又次年亦然，蓋忘之矣。一日返家，乃詢其近況。吾父曰：「彼輩漸至負債。」吾母益之曰：「且安尼亦病矣！」

數年後，吾已爲學生，當時秋假，乃攜一銃，一狗入鄉游獵。一日爲十月曇天，吾行林中，忽得鳥道，其狀頗稔。微雨漸下。犬奔走吾前，忽乃怒鳴，繼之以吠。時聞前路有馬蹄聲。及路隅，則馬首已見，駕二木之間，木端著地；轆間結素帛，縛樞橫木上。微勸徒步從其後，爲之扶掖，狀若扶犁；顏色憔悴，兩頰色皆慘白，目光黯然。吾呼其名，乃識我。吾問之曰：「若所將何物耶？」答曰：「吾死婦也！」吾曰：「死耶？」曰：「然，死矣！」吾復問之，盡知其事：冽寒，負債，多子，婦遂病，終以積勞而殞。今載之就窆，而道路滋惡，第能支持抵禮拜寺，斯已幸矣。有時馬出路畔，就枯葉欲得草食之。微勸則掣其繯，叱之曰：「荷！荷！」馬飢欲得食，憔悴之狀不亞其

主，視之殆如槁骸也。已而微勒別去，注目視樞；木端曳沙徑而過，作二小溝。吾進至澤畔，見其地已掘一溝，顧土方及半，遽已中輟。吾循舊路，直至茅舍之外。籬後有瘦牛微鳴。一豕呻吟場圃中。園門啓而未閉。場中有虛榻。死婦之衾則被於籬上。梁木參差如故。窗間玻璃昏暗。檻上置楊木小匣，植金鳳華，已槁矣。顧微勒在此已闢地一小區，凡稻田一帶，廣二畝餘，有秧田廣可一畝。第至是時，其力已竭。彼伐木去之，轉赤楊之林使成平地。而其後松林陰黑，狀若崇坦，不可以過；人力遂亦不能不休止矣。吾立廢墟間久之，大風怒號林中，過吾耳畔，拂銃口作異聲，如人哀泣也。

今也第一先驅者已盡其職，不能復作矣；精力耗亡，目光亦銷其燄，當日自信之氣亦不復存矣！行必有第二人繼之興起，受其舊居，或能稍得佳運耳。蓋以事已較輕，當其前者非復浩蕩荒林，未經人治。既得舊舍爲之庇，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種之，則今茲山中茅屋，異日必爲饒富之田家；歷時既久，漸成村落焉。

顧孰有遐念前人，以所有資斧，少年精力首闢此地者耶？二人皆兒女耳，且



又徒手以至是也。雖然，芬蘭之林乃正以如是資斧闢爲田疇。假使一人留牧師家，一爲御者，一爲侍兒，固當終身晏安，不遭憂患。惟荒林且永久不闢，而文  
化曙光亦莫由入矣。

每見田中麥秀，禾穗就黃，人當常念先驅者之烈。特吾儕不能樹碑墓上，爲  
之記念。蓋言其往事，如是者則既千萬人，而姓名皆不聞於後世也。

(選自域外小說集)

(註) (一)刈 割草也。穀曰穫，草曰刈。

(二)慄 真情也。

(三)資斧 行旅之資也。

(四)沮 止也。

(五)冽 寒也。

(六)芬蘭 (Finland) 在俄國北部，本瑞典領地，一七〇九年歸於俄國，後制定憲法，以俄

先

驅

(第一七八號)

五

王兼爲大公。歐戰後獨立，行共和制。

(七) 田疇 穀田曰田，稻田曰疇。

(八) 坡陀 高下不平之地也。

(九) 滲 音凍，乳汁也。

(一〇) 銃 斧穿也，謂受柄之處。今作火器解。

(一一) 罌 乃烏雲密布之意。

(一二) 烏道 難行之道也。

(一三) 稔 音衽，俗讀審，熟悉也。

(一四) 樞 有尸之棺也。

(一五) 窆步 墓穴也。

# 喫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 Te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的草堂隨筆（原名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

喫

茶

（第一七九號）

一

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sup>①</sup>。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sup>②</sup>，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卽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於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

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滿漢餠餌」，其性質與「阿阿兜」<sup>①</sup>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是出於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筯，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卽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於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實在並無三腳，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

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價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纔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燻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鏊，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燻，

紅醬擦，辣醬揚：

周德利格④五香油燻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利，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爲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即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爲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

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即爲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爲可惜也。

( 撰自澤鴻集 )

( 註 )

( 一 ) 葛辛

( George Gissing, 1857—1903 )

英國散文家與小說家，作風屬於左拉及巴爾紮

克之寫實派，以描寫近代生活之憂愁與苦惱爲主。

( 二 ) 土斯

即切成片之麵包，蒸或烤者。

( 三 ) 抹茶

抹同末，碎末也。陸羽茶經曰：『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

又曰：『飲有柄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研乃熬乃煬乃春。』又曰：『碧粉縹塵非

末也。』

( 四 ) 阿阿兜

玉蜀黍所製，如黃色雞蛋糕，質甚粗，味甜，北人常以之代飯或作爲點心充

饑。

( 五 ) 格

紹興方言，意爲「的」。

喫

茶

( 第一七九號 )

五

## 西山有虎行

沈周

西山人家傍山住，唱歌采茶山上去。  
下山日落仍唱歌，路黑林深無虎慮。

今年虎多令人憂，遠山搏入茶不收。  
牆東小女膏血流，村南老翁空鬍髯。

官司射虎差弓手，自隱山家索雞酒。  
明朝入城去報官，「虎畏相公今避走。」



# 唁辭

周作人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只是一句話，說：「齊可死了——。」齊可是那邊的十年級學生，聽說因患膽石症（？）往協和醫院乞治，後來因爲待遇不親切，改進德國醫院，於昨日施行手術，遂不復醒。她既是校中高年級生，又天性豪爽而親切，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姊一樣，這回突然死別，孩子們雖然驚駭，却還不能了解失却他們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爲時常往校也和她很熟，昨天聞信後爲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着覺，這實在是無怪的。

死總是很可悲的事，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雖然死的悲痛不屬於死者而在於生人。照常識看來，死是還了自然的債，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我們對於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無論他是第一

唁

辭

（第一八〇號）

一

著，或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後走到。在中國現在這樣狀況之下，「死之讚美者」(Peisithartos) 的話未必全無意義，那麼「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也可以說是好事，即使尙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在生人總是悲痛。我們哀悼死者，並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切地發生今昔存歿之感。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或是厭世，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日本詩人小林一茶<sup>①</sup>在俺的春天<sup>②</sup>裏記他的女兒聰女之死，有這幾句：

「……她遂於六月二十一日與葬華同謝此世。母親抱著死兒的臉，荷荷的大哭，這也是難怪的了。到了此刻，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樣達觀，終於難以斷念的，正是這恩愛的羈絆。（詩以志哀：）」

露水的世呀，

雖然是露水的世，

雖然是這樣。」

雖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克<sup>③</sup>在

青鳥<sup>①</sup>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齊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學校親族朋友之間，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隨在足以引起悲哀，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實在不勝同情，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死本是無善惡的，但是牠加害於生人者却非淺鮮，也就不能不說牠是惡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而且恐怕以後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希冀死後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雖然推想起來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的安慰。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願望，輒無意地投影於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傳說上李夫人<sup>②</sup>楊貴妃<sup>③</sup>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後被召爲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無聊之極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現：我們知道這是迷信，但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裏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這於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藉，倘若他們相信——只要能夠相信，百歲之後，或者在夢中夜裏，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相見！然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

到了科學的灌注，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成畫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裏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於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於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

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齊女士很惦念她；現在若子已經好起來，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她自己却已不見了。日後若子回憶起來時，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恨的事罷。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選自澤瀉集）

（註）

（一）小林一茶 詳見小說月報濶刊日本的詩歌同一作者之一茶的詩。

（二）俺的春天 詳見同一作者之改版自己的園地第一二八面俺的春天篇。

（三）美忒林克 即比利時新浪漫主義戲劇兼散文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

一九一一年曾得諾貝爾獎金。所為戲劇，多沈默神祕。

（四）青鳥 有傅東華及王維克兩種譯本。其美善女作家號上有雪林論青鳥之文，甚為警闢。

(五) 李夫人 李夫人早卒，漢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帷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能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六) 楊貴妃 唐陳鴻長恨傳：「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白居易長恨歌：「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玉妃，雪膚花貌參差是。」

小詩

(希臘巴拉達恩作)

你太饒舌了，

人啊，不久將睡在地下；

住口罷，

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

周作人譯

(選自澤瀉集)

# 醉書齋記

鄭日奎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塵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據坐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詫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矚見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竣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溼書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噉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

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漏坐常午。顧僮侍，無人在側，俄而鼾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睡地上矣。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卽叱出，而事之緊緩更不問，以故倉卒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

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斷飲法，祇賺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愴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易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註)

(一) 丹鉛 丹，赤色，丹砂也，卽朱砂，鉛卽鉛粉。批書欲用數色，故墨與丹鉛齊施。

(二) 帙 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爲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

(三) 劉伶 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

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

(四) 李白婦 李白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按：

李白婦許氏，故相許圜師之孫女。

(五) 太常妻 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

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

山齋

徐陵

桃源驚往客，鶴嶠斷來賓。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  
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竹徑蒙龍巧，茅齋結構新。  
燒香披道記，懸鏡厭山神。砌水何年溜？蒼桐幾度春？  
雲霞一已絕，寧辨漢將秦。

（選自徐僕射集）

# 遊釣臺記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顧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檣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

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巖然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峙，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百仞，不能止。巉巖傲睨，如風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

起。峯之下，先生禰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山旣奇秀，境復幽蒨。欲曠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愉快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衣最高處，下瞰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中之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臥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之二子，不多

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盍處一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選自靜庵文集)

(註)

(一) 嚴先生 名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欲以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山在今桐廬縣西三十里。

(二) 桐江 卽浙江上游，在桐君山下，桐廬縣南。

(三) 七里灘 在釣臺西，亦曰七里瀨。諺曰：「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舟行難於牽挽，惟視風爲遲速也。

(四) 踦 同峙，屹立也。

(五) 干 水涯也。

(六) 仞 古以周尺八尺爲仞。

(七) 蔣 草盛貌。

(八) 陸羽 字鴻漸，唐復州人，隱居苕溪，自號桑苎翁，又號東園先生，嗜茶，著茶經三篇。

(九) 磴 謂山巖有石，平坦可登者也。

(一〇) 雲臺諸將相 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與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有鄧禹馬武姚期等。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一一) 宗少文臥游五嶽 少文名炳，宋南陽人，好山水，愛遠遊。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五嶽，華山、泰山、嵩山、恆山、衡山也。

(一二) 孫興公遙賦天台 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一名桐柏山。綽作遊天台山賦，其序曰：「余所以馳神運思，盡詠青輿，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斯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 與鄧衛玉書

鄭日奎

閱來諭，其論次僕文，似多假借，不敢當。至謂僕：『以京華清暑，日與諸名公卿負海內文章重望者遊，以故風氣日上，似有所師承』云云，僕捧讀之餘，不勝悚息。以僕文爲佳，固未也；謂有師承，則無之矣。長安人物所萃，鉅公名流多在焉，則就正有道，是其地；又僕前官翰林，文學臣也，近雖改部郎，部務亦甚簡，與讀書論文事不妨，是其時；又僕嗜詩文，嘗樂得從勝己者遊，非專己自是者比，是其人；以是三者，宜乎來諭云云乃爾也。抑知有大不然者乎！

僕負性素拙且介，足下所知，雅不樂遊尊顯者門。或當遷除，朝參後，故例必往謁，不獲已，問者已經，得其狀，赧甚，然不可免也。婚造焉，則必先賂閹者，爲婉詞求其通。閱者猶不遽達，直曰：『屬方有公事，君且去。』約以他

日，既不敢強，復不敢違約。如期往，或不值。值矣，則下馬拱立門外，闔者將刺入，良久，始出報曰：「屬方倦少憩也。」或曰：「甫進餐。」或曰：「方與某客談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別室中，几席略不備，苟然命坐。良久，口且燥，腹且饑，或疲欲就臥。當此之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憤起欲棄去不顧，度於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闔者趨前曰：「請見矣。」急從之入。相見時，尊顯者禮殊簡貴。坐定，慰勞外，廖廖數語，都不及文字。然公卿大臣，立功報主，是其職也。固不當仍話措大生計；乃修己治人之方，經時濟物之道，略不一進教之，豈我輩未可與言耶？仰尊卑相見之禮，自古而然耶？茶罷，三揖而別，如是而已。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

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一旦以閒署郎官驟通其門，而曰余以文章求教者也，誰則信者？且既無以厭闈者欲，初至必姑辭之，再則且箕踞以對，三往，鮮不笑而罵之矣。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然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sup>⑤</sup>，况我輩尙未得入其門，登其堂，奉其色笑，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



哉？僕性既拙且介，不工爲佞，一旦作此舉動，足未進，口未言，面已發赤。即使請益有獲，所得幾何，所喪已大。以是離羣索居，不能坐進於此道，明矣。且夫文章信有師承，抑師又何常之有乎！韓得於左，柳得於國，盧陵得於西漢，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固未嘗親炙其人，受其提命者也。昔日有行路得師者，今名公卿手筆，固所景慕，然得其詩若文讀而私淑之，足矣。無已，更進而求之古，亦足矣。外以欺於人，而內以欺於心，則豈鄭子所敢出哉？足下深知於古者也，肯進而教之，以匡所不逮，亟請得執鞭以從。

（選自靜庵文集）

（註）（一）清署 職務清閒之署也。鄧時宜禮部郎中。

（二）長安 借指北京，卽今之北平。

（三）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曰：『楚食貴如玉，薪貴

如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四) 離羣索居 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五) 韓得於左四句 韓，唐南陽韓愈；左，左邱明之春秋左傳。柳，唐河東柳宗元；國，國

語。廬陵，宋之歐陽修；西漢，班固之漢書。眉山父子，宋蘇洵及其二子軾轍；戰國

策，劉向所編定。

(六) 親炙 親近而薰炙之也。

(七) 提命 謂耳提而面命也。

# 荒島遊歷記

(法國焦爾思威奴作)

梁啓超

……武安領着衆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看，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檯放在中央。雅涅領着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提了小鎗登岸，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吩咐他用心燒好。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船所有的椅檯環着餐檯，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下有熱氣蓬蓬的湯、燻牛肉、燒雀子，又有些乾酪及車厘酒。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甚；正商量分頭說寢，因為俄敦發議，衆人又奔向那山毛櫸樹下，憑吊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到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衆童子安

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筏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竈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爲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煙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攜一鳥鎗，遊弋<sup>①</sup>近處，所獲甚夥，常與衆人分甘同味。

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邁<sup>②</sup>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穿散在各處，分明是用人工掘成的；上面縱縱橫橫，蓋着許多樹枝，試爲俯視，覺下面還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續紛狼藉；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坑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送死，亦未可知。」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sup>③</sup>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於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幸喜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就每天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

妙！」遂率着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嗥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蹤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符亨！這裏！符亨！」就見那獵犬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便縱身一躍，跳下去了。……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刻舉首對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什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善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着，道：「是鴛鳥。」——這是亞美利加鴛鳥中之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沙毗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地方又窄，雖有翼，無從高飛。」沙毗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鴛鳥並不拿嘴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在上頭瞧着的人忙把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住了他的兩足，好容易牽了

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毗道：「不用說了，掣他洞裏去，馴養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俄敦遠遠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的牽了一個龐然大物回來，心中想着道：「這樣增了一個人口，爲本洞生計的情形打算，未得知得失怎樣。」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够過活的麼，纔安了心，任從他們擺布去。

在洞外尋了幾天，還找不着一個可以收藏物件的山岩；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鐵竈上頭通了一個煙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窗。雖然費了許多的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個洞起來，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動工；到時有舉的，有拿的，有拿的，有拿的，爭強，人人奮勇。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裏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似的。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

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很，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撐住，纔能免得頽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領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筏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着這件事情忙煞。

到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拼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裏呻吟。武安急着，匍匐卻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你的幻聽麼？」武安道：「你試往一聽。」停了一刻，俄敦自隧中出來，說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哮。」巴士他亦不相信，進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是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菩、雅涅那幾個有年紀的再進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們三個心虛聽錯的，難道爲這一件疑

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噯！這回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好苻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身上都掛着這件事，雖然睡了，倒驚醒了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隧中一聽，卻不見有甚麼消息。苻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告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道相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天幸沒有？

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苻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陪伴吃飯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了苻亨幾聲，絕無影響。俄敦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分頭找去，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



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瞧，見那短針已指着九點，又不可冒險遠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打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時候，忽而狂叫怒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着，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着頭，動也不敢動。不多時，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敦接口道：「然則，一定有幾個動物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想着，且等明早，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符亨同甚麼動物格鬪？」武安再入隧道一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的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并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邊的空洞更逼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善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

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壁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苻亨。一直跑到盃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壁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和通；但若果然如此，那苻亨由那裏進去呢？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來是隻豺狼的屍屍。武安道：「這不是苻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着，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着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裏有一個

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錯了，荷亨同那野獸俱由這裏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

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喜歡；自此更爲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胥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搬將進來。這樣陳設覺得也很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着戶外工作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

(選自十五小豪傑)

(註) (一) 法人洞 據本書，此洞曾住法人坡陰，故稱爲法人洞。

北新活葉本文選

一〇

(二) 筏 以木條或竹爲之，置於水中者。

(三) 山毛櫸 山野自生之落葉喬木。

(四) 弋 以繩繫於矢而射也。

(五) 邁 爲 Mile 之音譯，或譯「哩」，爲英美長度之名稱。

(六) 三葉 *Trifolium* 拉丁文作 *Trifolium*，西洋詩中常以之象徵三人之友愛。

(七) 唾 築牆杵也。

##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鈞於斯遊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藍」，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

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脛上，以厭虫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韮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

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爲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瀹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如胡蝶，又如鷄雛，尤爲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

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選自澤瀉集)

(註) (一) 南京 『住過六年』，爲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六，即始自『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師學堂』，終於『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均見周作人雨天的書學)

(校生活的一葉)

(二) 淪 音藥，衰也。



#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囂囂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囂囂，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了，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

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爪哇地方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一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爲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二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

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科斗成羣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希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

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碎米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是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羅希珂<sup>①</sup>先，沒有了，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的向赤塔<sup>②</sup>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啾啾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選自啞賊）

（註）（一）仲密 卽周作人。

鴨 的 喜 劇

（第一八六號）

五

- (一) 爪哇 (Java) 在南洋，屬荷蘭。
- (二) 愛羅希珂 仿小兒叫不清楚之音也。
- (三) 伊羅希珂 此亦因語音不清之故。
- (四) 赤塔 (Chita) 俄地，在我國恰克圖東北，當西伯利亞鐵道分叉處。

## 無題

徐志摩

原是你的本分，朝山人的脛●踝●，  
這荊刺的傷痛！回看你的來路，  
看那艸叢亂石間斑斑的血跡，  
在暮靄●裏記認你從來的踪蹟！  
且緩撫摩你的肢體，你的止境  
還在那白雲環拱處的山嶺！

無聲的暮煙，遠從那山麓與林邊，  
漸漸的潮沒了這曠野，這荒天，  
你渺小的子影面對這冥盲的前程，

無

題

（第一八七號）



像在怒濤間的輕航失去了南針；

更有那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嗥，

狐鳴，鷹獻<sup>⑤</sup>，蔓艸間有蝮<sup>⑥</sup>蛇纏繞！

退後？——昏夜一般的吞蝕血染的來蹤，

倒地？——這懦怯的累贅問誰去收容？

前衝？阿，前衝！衝破這黑暗的冥凶，

衝破一切的恐怖，遲疑，畏葸<sup>⑦</sup>，苦痛，

血淋漓的踐踏過三角稜的勁刺，

叢莽中伏獸的利爪，蜿蜒<sup>⑧</sup>的虫豸<sup>⑨</sup>！

前衝，靈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祕密！

這回你看，在這決心捨命的瞬息。



迷霧已經讓路，讓給不變的天光，  
一彎青玉似的明月在雲隙裏探望，  
依稀窗紗間美人啓齒的瓠犀<sup>㉑</sup>，——  
那是靈感的贊許，最恩寵的贈與！

更有那高峯，你那最期望的高峯，  
亦已湧現在當前，蓮苞似的玲瓏，  
在藍天裏，在月華中，穩艷，崇高，——  
朝山人，這異像便是你跋涉的酬勞！

(選自志摩的詩)

(註) (一) 脛 足莖也。自膝至踵曰脛。

(二) 踝 音跨，一讀話上聲。足兩旁骨之突起者。

無 題 (第一八七號)

(三) 靄 音騷，雲氣也。

(四) 歎 同嘯。

(五) 蝮 毒蛇，俗名土灰蛇。

(六) 葱 音喜，恩懼也。

(七) 蜿 盤曲也。

(八) 豸 音癡，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九) 瓠 音胡，似葫蘆。

(一〇) 犀 犀亦作棲，瓠中瓣也，瓠子密排，潔白而整齊，故以喻美人之齒。

##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陳，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爲幽暗；彩雲驚懼，裹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

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豐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

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釵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徹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宇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選自《歸航》)

海

冰心

一 (原一三〇)

這時又是誰在海舟上呢？水面黃昏，憑欄的臨眺。  
山中的我，只合空想了！

二 (原一四五)

我的心開始顫動了——當我默默的敞着樓窗，對着  
大海。自然無聲的謝我說：『我承認我們是被愛的  
了。』

三 (原一五九)

看——清冷的月，已化作一片光雲，輕輕地飛在海  
濤上。

(選自春冰)

# 文明與奢侈

蔡元培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剝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於并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俄之託爾斯泰，是也。

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敷道加砥，夫人而行之；澆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而

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價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於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於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是也。此等惡習，本酋長時代所留遺。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牆、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sup>①</sup>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富豪以窮奢極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度決不如酋長時代之甚。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殺。謂今日之文明尙未能剿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爲文明之產物，則大不可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尙其前者，而戒其後者，則折衷之道也。



(註)

(一) 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國哲學家，著有不平等之起源論、民約論、愛彌兒等書。

(二) 託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俄國文學家兼哲學家，著小說甚多。

(三) 呂氏春秋 書名，秦呂不韋召致賓客集撰而成。十二紀、七覽、六論、共分為三十六卷。本文引語見本生篇。

(四) 畋 音田，田獵也。

泊秦淮

杜牧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選自杜樊川集)

初中級學 北新文選 六册



一九三一年七月付版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版

第二册 實價三角半

選註者

姜亮夫  
趙景深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大華印局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售處

北平 成都 開封 汕頭  
遼寧 南京 廣州 重慶

北新書局

1005 82  
(Z) 411  
(2)